

神探华良

贰

陈东枪枪

著

海飞

监制

狼人

神探华良

贰

陈东枪枪 著
海飞 监制

狼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探华良. 2, 狼人 / 陈东枪枪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5360-8740-8

I. ①神… II. ①陈…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4321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程士庆

责任编辑：周思仪 周 飞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今亮后声

-
- | | |
|------|--|
| 书 名 | 神探华良. 2, 狼人
SHEN TAN HUA LIANG. 2, LANG RE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7 1 插页 |
| 字 数 | 132,000 字 |
| 版 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0.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楔子

暗夜会在最深的时候变成一个影影绰绰的庞大的活物。月亮在云层后面发霉，街上的电车像昆虫一样蛰伏。清冷的空气中，所有的铺面次第灭了灯，让清冷更清冷。而走在空旷而绵长的街上，就能感受到黑夜在悄无声息中呼吸。它睁着无数双眼睛，从四面八方对你暗中窥视。

这个时候在丰庭路出沒的，就只有那五个勾肩搭背回军营的日本宪兵了。他们迈着重腿踩着黑夜前行的样子，很像一群矮脚土狗。

五个宪兵从路西的宝珠弄摇晃着走出来。在那条不过百步的石库门弄堂里，塞着五十多家妓院和三百个下等妓女。他们把千篇一律谄媚的笑声扔在了背后，然后他们举着酒瓶唱着来自岛国故乡的歌曲。这座深陷在黑夜里的城市，仿佛完全被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占领，令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倏然降临的恶魔。那是一个黑影，从他们身后如幻觉一般掠过，擦着他们裸露的脆弱的脖颈，身形如猿，转瞬即逝。

这些，都发生在黑夜沉默而细长的无数只眼睛里，而此刻在宪兵们的眼里，只有路边那个女人像一棵春天里突然蓬勃的春笋。春笋倚在一扇朴素的木门上，胸胯在艳红的丝绸旗袍下凸显出圆润的弧形。是个比野草还要野的。这意味着更低廉的价格。

春笋微微张着嘴唇，淡薄的烟雾从中流出来。烟雾后面，是那双带钩的狐狸一样的眼睛。宪兵们晃着酒瓶朝她呱呱啦啦乱叫，她朝他们露出钩子一样的无声的笑。其中一个宪兵停下了步子，等待同伴们在笑骂声中越走越远。

宪兵把一块银圆放进了她的手中。女人扔掉烟，把他的一截板带从皮箍里揪出来，摇动着大笑，然后像一条鱼一样游入了旁边漆黑的里弄。宪兵紧跟着游进去，像一条等待对方甩子的雄鱼。几乎在同时，先前曾经出现过的那个黑色的影子再一次从天而降，一缕风一般地飞进里弄。

站在弄堂口昏黄的灯光下往弄堂的深处看，弄堂口就像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所有形体、号叫与绝望的感受都在里面被搅成无声碎片，繁密地积压在一起，宛如地狱之门。

在短暂的安静过后，宪兵忽然从弄堂里跌跌撞撞着冲出来，手里的枪口左右摇晃。一道汗水从他的头皮弯弯曲曲地流下，淌进他大睁着的眼睛里，带来剧烈的痛感。

这个叫小泽鸣的宪兵冲出里弄是因为在前一刻，他的脖子和肩膀感受到了某种触碰。现在，这个触觉仍像疮疤一样紧贴在他皮肤上，冰凉而坚硬，如同附着了一层凉入

骨头的白霜。一定是撞上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但是浅淡的月光下并无一物。此时四个同伴已经走远了，他们的身影和笑声都变得影影绰绰，没有什么东西在试图打破街道生冷的寂静。所以小泽鸣只能想到鬼。由此，脖子上如冰霜般冰冷的感觉扩至全身。

猫头鹰忽然在什么地方啼叫了起来，像在嘲笑他什么。然而他看不到猫头鹰隐身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鬼”在哪里。春笋在他的身后，如一只春天的猫一样用一种缱绻的声音催促起来。小泽鸣深深地呼了几口气，用手胡乱抹去脸上密布的冷汗。

就在小泽鸣朝弄堂转过身的一瞬间，黑影又出现在他身后，仿佛一阵急风忽然具有了形状，巨大的蝙蝠一样朝小泽鸣冲去，将他撞进那漆黑的弄堂。它在小泽鸣翻过身来的同时压住了他的胸膛，发出低沉的咆哮。小泽鸣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甚至来不及向同伴呼叫一声，对方就咬断了他的喉咙。

血从喉管破败的洞口汨汨向外淌。小泽鸣竭力呼吸，但是断掉的喉咙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就像一只破烂的风箱。浓稠的血泡同时从嘴和鼻子里呛出来，糊住了他的眼睛和脸。他用力捂住脖子，但意识和血液仍不可逆转地流向体外。

他感到身体越来越重，全身脏腑像炸裂了一样撕扯着疼痛。然后，他觉得自己与身体发生了脱离，自己仿佛是一只漂浮的糊满鲜血的气球，看着他自己的身体径自剧烈

颤抖。刚刚伏在身体上的野兽已经不知去向。终于，他的意识模糊了起来。春笋好像在旁边凄厉地哭叫，声音应该很尖锐，那刺耳的声音足以把他的同伴引到这里来。

每当夜幕降临，华良都会走到窗户前，眺望公董局前久久沉默着的薛华立路，直到天边泛起微微白光，才动身回宁海路上的寓所。或者只是去楼下，在带着寒意的空气中伸展一下身体，深长地呼吸几口，然后从推车经过的小贩那里买一份生煎，转而再回到办公室。自从杜长风被那个身穿黑色大衣眼神凶狠的男子带走后，眺望和等待就成了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成了他的习惯。

透过这扇窗户，华良见过皎洁的月光和谜一样的浓雾，也见过无声的冷雨和寂寥的秋风。现在已是秋末，路边的法桐树掉光了叶子，显露出光秃秃的枝干，看上去像一只只宽大的五指即将合拢的手，仿佛要将人攥住似的。

杜长风被带走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这段时间，华良没有获得任何关于这件案子的线索。曾端着 M1 式加兰德步枪，全上海滩捕杀他的飞天会成员在那一夜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整个帮派犹如沉入海底的冰山，消失得像从没存在过一样。整桩事件也是如此，就这

么过去了，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许仅限于华良的脑海。

被云彩挡住的月亮露了出来，把沉睡中的薛华立路照得发白，跟那一夜的情形很像。但是，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杜长风了。或许那个干瘦却眼神中充满硬气的汉子已经死了。华良看着法桐光秃秃的树干，心中吹起秋风，再一次陷入自责之中。他并不知道，一切与他的想象并不一样。杜长风身上，有太多他不知晓的谜团。

二

那一夜，杜长风跟随汪世仁走出了公董局的大门。华良给他点上的大前门烟卷刚抽到一半，汪世仁就一巴掌将其抽到了地上，然后用皮鞋底碾得稀碎。

此一离去，恐怕再难见天日。杜长风抬起头，看了看月亮。月光清冷，让他想起牢狱中镣铐那冷硬的触觉。月亮周围，盘踞着几朵兽形的张牙舞爪的黑云。走在前面的汪世仁线条冷硬，仿佛岩石或者鹰隼的尖喙。这样的人大多沉默，却精通和深爱各种让别人开口的手段。杜长风盯着汪世仁的背影，细数着自己进入死牢之后可能面对的酷刑：烙铁、鞭笞、辣椒水、老虎凳，这些自然少不了。其他稀奇古怪的方式应该也会有，因为走在前面的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家伙。那些方式，杜长风就无法想

象了，只能去挨个体会。想到这里，铐在两手间的手铐便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铁链，将他从头到脚紧紧地束缚起来。杜长风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听到他的叹息以后，汪世仁回过头，很满意地朝杜长风笑了一下，嘴角弯起，像刀一样邪恶而锋利，然后回过头去。就在这一瞬间，杜长风的眼睛忽然牢牢地定住了，夜风也远离了他。世界变成了真空。

揪住他目光的是汪世仁耳后那一块阴影。

杜长风目不转睛，反复确认。那个宛如月亮上的斑块的阴影确实是一个蝙蝠形状的刺青。他不禁觉得自己踩着的地面变成了虚空，整个世界在刹那间调了个个儿。

同样的刺青，那个叫鬣狗的飞天会成员耳后也有一个。在墓地时，杜长风曾见过。所以，走在前边的这家伙绝对不会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他应该是飞天会的成员。

如此一来，问题反倒变得简单了。风的线条和声音回归在耳畔，杜长风继续向前走着。他戴着手铐的右手攀到左袖口，拇指和食指夹住，向外缓缓地一点点地拖动，拖出了一根铁丝。

这时，一辆行驶在路中央的黑色别克轿车忽然急转弯，抵到了两人身前。白烟从汽车轮胎上荡出，浓郁的胶皮味中蕴含着猝不及防的危险意味。车上的人绝不会是来接“汪世仁”和自己的人，因为杜长风看到自己身边的“汪世仁”微微地向后抖了一下身子。

副驾驶座一侧的窗玻璃摇下，伸出来的是一张肥胖的中年人的脸。他打量着杜长风，以高高在上的命令语气喊着他的名字，让他回南京接受调查：“我是南京政府特派员，汪世仁。我想，就不用我下车请了吧。”

中年人的话刚说完，枪就响了。他嚣张的脸上垮塌出木然的神情，眉心多了一个血点，周遭微微隆起，一缕血从中流下来。他向后倒去，倒在了惊慌失措的司机身上。他不会想到，朝自己开枪的人正使用着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紧接着，“汪世仁”又开了第二枪，将尚未拔出枪的司机击毙。

这时，另外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汪世仁”沉醉地吸了一口从枪口冒出来的硝烟，朝杜长风露出了狰狞的笑：“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黑狼。你该上我们的车。”

疾驶的轿车从薛华立路拐上冷清的永辉路后，里面忽然响起了一声枪响。汽车摇晃几下，在尖刺的声音中急停，空气中再一次飘荡起烧胶皮的味道。然后车里又传出了一声沉闷的枪响。短暂的寂静过后，后车门被一脚踢开。

从车里走出来的是杜长风。杜长风左手提着密码箱，右手握着黑狼的手枪。在大开的汽车里面，黑狼斜倚在另一侧车门上。他已经被子弹打穿了脖子，眼睛裸露出大半眼白，盯着杜长风的方向。

“你太大意了，忘了我是个贼。”

杜长风望着死去的黑狼，把枪口中散出的硝烟朝他吹了一口，然后转过身，跃进路旁的树丛。

永辉路恢复了寂静，只有蟋蟀叫个不停。路中央的轿车在黑夜中静止，宛如溪流中沉默的石头。然后，它突然睡醒似的往前蹿了一下。

躯干中枪的司机从方向盘上抬起了身子，一手把方向盘，一手捂住胸口，再一次踩下了油门。随着忽然抬高的粗糙的引擎声，汽车开始摇摆不定地向前驶去，像一支凌乱的舞曲，逐渐消失在深深的夜幕中。

三

已是凌晨两点。华良用手搓了几下干涩的眼睛，点上一支大前门，把视线从薛华立路转向空中被月光照亮的积云。积云像一张狰狞丑陋的脸。杜长风应该不会出现了，他再一次这样想，然后深深地叹息。他准备走了，回宁海路上的公寓，洗一个澡，然后睡去。连夜的等待已经耗光了他的体力，他觉得全身无比沉重。但是这时，薛华立路上传来了急迫的号叫。

五个人影闯入了华良的视野，其中一人被其他四个抬着，慌乱地移动。看他们的制服，应该是日本宪兵。他们号叫着冲进了公董局大楼。很快，楼道里就响起了凌乱的奔跑踩踏声。

“这件案子你负责。日本人太霸道，如果破不了案，只

会闹事。”

电话里，格雷的声音疲惫沙哑，他是被日本人打到家里的电话催醒的。华良没说话，久久地盯着溅落到地板上的血迹。死去的日本宪兵已经移送到了停尸房。他的喉咙缺了一块。创口处，被扯断的喉管和气管随意伸将出来，犹如被随意踩断的植物的茎。右大腿上也缺了一块肉，能看到白森森的腿骨。

法医的鉴定结论在第二天上午出具，日本宪兵小泽鸣当然是死于咽喉处的严重伤口。但这伤口是什么造成的，法医不能确定。

“像是被狮虎类大型猛兽所噬，太荒唐了。”法医满脸疑惑地望向华良。大腿处的伤口也是如此，一看便知绝非是刀具所致，而是咬伤。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上海滩可不是什么草原丛林。”

在法医来向华良汇报之前，华良就已安排莫天带领特别行动组走访调查了上海所有的马戏团和动物园，排除了猛兽走失后伤人致死的可能性。唯一可能给出答案的是路旁那个妓女，案发时她就在现场。但是巡捕把她拽来的时候，这个长相狐媚的女人已经神志不清，仿佛得了癔症。

她缩进墙角，浑身打战，鬓发打着结含在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是魔鬼，是魔鬼！”“什么样的魔鬼？”华良慢慢地走上前去，问道。“是魔鬼！是魔鬼！”她在角落里一缩再缩，跟笤帚挤在一起，还继续缩着，仿佛要变成笤帚上的一粒不被人看见的灰尘。华良叹了口气，让手下将她送

到了高捷的诊所。

“探长，乱世出鬼魅。”老毕盯着华良，不眨眼地说，眼睛里不无戏谑的神色。

看着老毕煞有介事的脸，华良的脑海中升起一片夜色，有道黑色的影子闪过，又消失。这一次的对手会是魔鬼吗？怎么可能！所有的魔鬼都是装神弄鬼。但是能在眨眼之间将人祸害成那副样子的，肯定不会是人。那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会不会再出现？这些问题飞转，毫不停歇，成为束缚着他的一个圆环。

忽然，脚步声又沿着楼梯冲了上来，犹如迅速灌上来的洪水，要把人掀翻和淹没。华良的后背已经感受到了它冰冷的捶击。这个时候发生的，绝不可能是什好事。有那么一瞬间，华良合上了沉重的眼皮。而一闭上眼睛，一些画面就会浮现。先前在华良脑海里闪过的黑影再次出现，像一阵黑色的风，从身后向他袭来。

一冲进办公室就栽倒在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男子长着北方人的面相，皮肤黝黑粗糙，五官线条坚硬凸出，但是这粗硬的外表无法掩盖他软弱的惊慌。他精心梳理过的头发已经乱成鸡毛，长衫湿透，眼神呆滞，又会忽然炸开，像刚被人从黄浦江里打捞上来的失足落水者，魂魄依然遗留在江底，只剩被恐惧霸占和撕扯的躯壳。他攀住华良的肩膀，用力地摇动：“官爷，我家老爷出事了！”

“你家老爷是谁啊？”老毕远远地瞅着男子，一脸嫌弃地问。

“朱金泉。”男子的声音颤抖不已。

“朱金泉？”老毕的嘴大大地张开了，“你说的是大富商朱金泉？”

中年男人所称的朱金泉，确实就是法租界那个有头有脸的富商。他出了事，准确地说，他死了。如果死后有魂，那么当朱金泉的魂魄离开自己的身体，在走出书房前回过头去的时候，定会被地上自己的肉身所吓到。

现在，华良走向了这间书房。那是与洋房相互分离的一个小屋。十几米外，书房紧闭的木门在华良的视野里摇晃。那是一扇用上等黑檀木打造的房门，厚重，乌亮，锁着尚不为人知的秘密。

华良向着书房走去时，不经意间看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他佝偻着背，缩着肩膀瘫坐在地上，身上沾满院中尘土，玳瑁眼镜跌在一边，面色苍白漠然，朝华良望过来的眼神里空空如也，犹如被搬空家饰徒剩四壁的房屋。他太瘦弱了，像阴暗角落里的一棵枯萎下去的草，仿佛连垂挂在脖子上的那把金灿灿的长命锁也承受不住。

“这是府中的公子，叫朱富贵。为了让他活下来，掌柜费尽了心思。”去巡捕房报案的管家凑在华良耳边，叹息着相告。然后，管家忽然顿住了步子，犹如牛羊看见屠夫，从头皮到脚后跟再一次颤抖。

“我们进去就可以，有劳带路。”华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木门。

在木门推开的同时，强烈的腥臭像积蓄了很久力量的

拳头一样猛击过来。老毕灌了一夜的洋酒一下子顺着口鼻喷涌而出。

血涂满了地板和墙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少有人相信一个人会有那么多的血。朱金泉已经不是以尸体的方式存在，而是一块又一块的露骨的肉，以及一坨又一坨零散的脏腑。那番光景，像极了市场上肉案被打翻在地的样子。然而地上的凝血与骨肉不属于猪或牛，而是一个昨夜还好端端的活人。他的头搁在地上，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看着前面地上自己被拆散的器官。

腥臭变成漩涡，华良站在中心，承受着强力的扭绞。见了成百上千具尸体的法医失神地张大嘴，双眼机械地左右摆动，犹如探照灯。工作二十几年间，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随着书房门的打开，原本拥挤在朱府宅门外的人群涌入了这个带花园的豪华庭院。他们在警戒线外停步，如果没有警戒线，他们恐怕也会如此，因为书房里的情景尽管看不清楚，却让他们产生了本能的恐惧。他们望向彼此，触碰着对方的肩膀，在陌生人间寻求庇护，宛如屠宰场里的一群看见同类被屠刀放倒而惊恐呆滞的牛羊。

华良和法医并没有在书房内勘察到野兽的蹄印，这也排除了朱金泉是被野兽袭击而死的可能。好像朱金泉的体内有一个炸弹，在昨夜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引爆，然后他就变成了眼前这些碎肉。“肯定是魔鬼！”老毕斜着身子，扶着门框冲书房里的华良喊。他腮部的肌肉跳动着，神情

与先前疯癫的妓女并无多少不同。

华良找不到反驳老毕的理由。他站在血腥中，被诡异的气氛所包围。他的视线越过老毕，朝人群中的某一点微微点了下头。然后那一点便给了他回应。那是人群中唯一的微笑。在华良看来，那个笑容像草丛中盛开的一朵鲜艳的雏菊花。

能在血腥和惊恐中绽放的这朵雏菊花，只能是高婕。华良紧皱的眉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能让他皱眉的事情肯定不是容易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能找到答案。高婕这样想。

一个多钟头前，华良的手下将那个精神失常的妓女送到了高婕的诊所。他的手下什么也没有说，但是高婕知道一定出了事。在她给那个姑娘注射了镇静剂之后，对方睡了过去，但是脸上的表情并不平静。在这段时间里，富商朱金泉的事情像雾气一样，在法租界的街道上涌动。高婕循声而来，看到了华良在书房中勘查的背影和偶尔露出的眉头紧锁的侧面。如果有资格，她真想掀开警戒线，去书房仔仔细细地勘验尸体。一定要把凶手找到，就算对方真是魔鬼，也要找出魔鬼在那些尸块上留下的长指甲的抓痕，顺着气味追踪到魔窟的深处，将其揪到烈烈阳光下面。

莫天也来了，听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在茶楼吃早茶。他叼着烟斗，披着貂皮大氅，戴着礼帽和墨镜，头发油光可鉴。此外，他还牵了一条黄犬。那是一条体形硕大、面相凶狠的黄犬，眼睛放光，胸肌鼓凸，阴囊在两条后腿之间